

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：荊楚文化，研習心得報告

童永昌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生

大學時代多次參加史語所歷史研習營，始終難忘課程之充實與緊湊；與不同學校、背景的老師同學交流，尤其令人懷念。進入博士班以後，課業益重而見識益專，總欲突破熟悉的研究領域。因緣際會，今年得參加兩岸研習營的荊楚文化營，重拾團體生活與密集交流的種種。而十多天中最可貴的，莫過於跳脫學問的舒適圈，接受不同領域的衝擊。

本屆營隊以地方社會流動與停頓為主軸，重心有二，一是考古發掘。江漢一帶，地處南北東西交匯之處，既有豐富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，亦為楚文化重鎮。營隊以此為契機，規劃考古器物與簡帛的課程，其間亦參訪考古現場與文物庫房。使學員可以親身接觸古物。課程的重點之二，即是田野調查的體驗，以明清時代為主，間有六朝的文化考索。起自武漢，經鍾祥、襄陽、武當山，終於隨州。極其湊巧，雖在報名以前未知詳情，行程公布後，講課考察皆略過自唐到宋一段，後來也知營隊同儕研究中期中國史者亦少，需與不同背景的師友交流。

衝擊之大者，莫過於經由器物與田野展現的地方社會實況。地方社會雖屬中期中國社會研究的大宗，但因新出土材料較少，多以文獻考究為主。「由下而上」的歷史雖然朗朗上口，但親身體驗由出土器物、碑刻呈現的地方視角，仍令人大感新鮮。地方並不完全接納全國性的論述，一如王汎森教授所述湖北特殊的思想環境；但遠在北京朝廷發生的事情，卻也真切在地方掀起波瀾。考察的重點之一鍾祥明顯陵，尤其反映地方社會與中央力量的緊張。兩湖一帶有別於發達的江浙或政治中心的京津，也不同于邊疆，是帝國的飛地，此地呈現的種種文化現象，也可幫助學者更進一步思考統一帝國內部的複雜性。我過去的研究以兩浙為主，得以親履湖北考察，極有啟發。

田野考察的方法，也頗令埋首文獻研究者驚嘆。這不僅涉及探索新材料的樂趣，也包括如何在有限的精力與時間內，在炎熱的環境中決定哪些碑需細讀，哪些碑可以草草略過。而團隊分擔讀碑抄碑，更呈現文獻研究少見的群體行動。高大莊嚴的巨碑，固然可令人由實物理解立碑人投注的精力與碑銘的價值；以荒煙漫草中散漫斷裂的碑銘，拼湊出精彩的故事，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即以山陝會館三義廟章程碑為例，此碑為城區改建收集而來，已斷裂為三塊，係同治年間襄樊地區屠戶的行規。其中既規定牲畜的買賣價格，也要求外地商販須支付額外費

用。反映了地方商業團體的凝聚力與內部協調的能力，這是傳世文獻所難以侵透的地方社會實況。但歷史訊息之外，拼碑與讀碑的過程，亦令人興奮非常。至於鄭振滿教授戲稱為「麵粉教」的釋碑技術，實屬大開眼界。在元佑宮的荒地上，偶得一方宋代的墓誌銘，更是旅中的驚喜。凡此種種，皆為書齋研究所不可得。

但田野或器物也並非文獻的敵人。本次研習營的諸位講師尤其擅長結合傳世文獻與田野材料，推引出帝國境內的種種故事。本組學員也使用傳世方志，結合田野所得顯陵正面已風化的碑銘，勾勒出地方侵占皇莊、太監與地方官角力的故事。田野材料與傳世文獻相呼應，擴大了研究的視野，也強化了論證的依據，是研究方法上的刺激與收穫。

但離開學術的舒適圈，並不僅是閱讀不同的材料或使用不同的方法。研習營廣招四方菁英，上古至明清的歷史學、藝術史、文字學、人類學、考古學的學友，倘非研習營的緣分，恐怕也極難相會。而不同領域因解讀材料方法的不同，彼此問難，相互砥礪，也是每晚漫長而疲憊的討論時光中，必要的刺激。十多天下來，認識了不少新朋友，也伏下未來繼續討論問學的契機。至於問學之餘的笑罵詼諧，則是江城暑中，不可或缺的調劑。李孝悌老師在營隊結束之際，感嘆本屆學員感情最好，氣氛最融洽，或許也是本次營隊最寶貴的記憶。

盛暑中在湖北十多天，未行之時，不免卻步；將盡之際，猶回首不捨。兩岸研習營自本屆後，似將停辦，頗令人惋惜。亦望未來或有再啟之時，能與新朋舊友重續前緣，繼續切磋，為研究開創新的取徑。